LIBRARY
OCT 28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463
Z7C52
v.3

[redacted]

此木軒四書說卷五

金山　焦袁熹廣期　著

論語四

子曰譬如爲山章

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進進不已存乎己。成與不成存乎天。所謂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如諸葛亮之扶翊漢室。足當斯語矣。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章

范氏云。如萬物得旹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正所謂如旹雨化之者。其義精矣。然草木之發生。全

然無心。不知所以然者也。顏子人也。則亦用其心力
而不惰耳。雖用心力。而鼓舞於聖人之教。不由矯勉
欲罷不能。則有心也。而與無心者相似矣。聖人稱顏
淵。所以厲他弟子。若竟謂全然無心。則惰者將委於
情。彼顏子者。終不可學而至矣。非聖人之意也。

子謂顏淵曰章

潘岳楊仲武誄云。吾見其進。未見其已也。以止爲已
是知進止與前爲山章同義。不云止於極至之地

子曰後生可畏章

此章書。朱子注深得聖人之意。近世當湖陸氏松陽

講義。深得朱子之意。自餘講家及旹文皆失之。夫子言世上後生。我觀之殊覺可畏。彼其年甚富。力甚強茍其日斯邁。月斯征。希賢希聖。孰能禦之。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而焉得不畏之乎。如使此後生者。不知奮發力行。日復一日。年又一年。至於四十五十而無所聞於人焉。則其不如我也必矣。斯不足畏已。然而今方後生。未可量也。洵矣其可畏也。注云言此以警人。使及旹勉學。其意皆在言外。並未嘗正言後生不可不勉。不可不自省也。其以不如今爲強如今日者。陽明之說也。正由錯會立言之旨而致然爾。

此章書今人多不會看。但認得聖人腹中意。却不認得聖人口邊意。聖人只是自言自語。略似諺所云愁人富自怕窮者。不曾作策勵後生語。乃是深於策勵之也。惟松陽講義最得其解。曰。可畏者聖人自畏之也。我今所學。幸而到此田地。然年紀已大。精力已衰了。焉知彼後生者。不兼程而進。趕着我乎。我如何不畏他。若到四十五十。而我曾不聞其有異也。則彼之不如我也決矣。我何畏彼哉。如今正是他有爲旹節。我如何禁得他住。我如何料得他定。甚矣後生之可畏也。此所以爲誘進之妙。全然不是正說。聖人固自

有此等說話。只就謙已之中。寓誨人之意。或曰。如此。則聖人之言。得毋過於巧乎。曰。聖人何嘗立意要如此說。如此說來。意思分外好。如回也非助云云。亦此類也。

可畏不足畏。俱屬孔子自家說。末二句爲後生說法耳。非爲四五十歲人說法也。猶孟子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正爲有爲者言之耳。

子曰法語之言章

法語巽言。所施之異者。或視其人與其事之不同也。

法言無事於繹。繹者亦歸於改也。繹其微意之所在。亦歸於能改。故可貴。非空空紬繹一番便休也。但法言則不待繹耳。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章

奪謂人奪之。如父母欲奪而嫁之之奪。若被人迫脅不過。不得已而從之。這便是志不定。不是人奪之。乃是自倒了志。

子曰歲寒章

勉人要做松柏樣底人。本領全在平昔。不干氣節事。

子曰知者不惑章

學以知爲先。如子路有聞斯行。以乘桴爲喜。豈不可爲勇者不懼。而聖人有暴虎馮河之戒。蓋其果於自信。自謂不惑。而所不知者正多。是知知仁勇須兼備非各自一人事。而可優入成德之域者。

憂懼與惑字。一例作不好字看。指不當憂而憂。不當懼而懼者。如司馬牛之常憂懼是也。憂懼皆情也。其用處有兩樣。如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聖人之憂民。孔子懼作春秋。臨事而懼等。皆是當然而然。正見盡道處。不可與惑憂懼相混而言之。聖人自謂我無能焉。亦是謂學有未至。私憂私懼。不能盡無耳。非謂憂世

悼民等念頭。皆要去之而不能也。

子曰可與共學章

可與立。未可與權。雖未能盡皆措之宜。然大段守得箇正道。無差跌了。固非拘執偏見。十分礙事也。或乃以苟息之死。尾生之信。於陵之廉。當之。則謬矣。彼豈是從共學適道來者。

可與立。從共學適道而來。其學已正。其識已高。其力已定。所謂未可與權者。如閔子之不臣季氏。子路之不欲見南子是也。非固滯不通。害義傷物。而後謂之不能權也。硜硜信果。孔子以爲小人。恐未可言適道。

其所立者。更狹隘不足道耳。
立由適道而來。大體已正。大義已明。固非拘滯窒礙
如所謂好仁而愚。好信而賊者也。但未能精義入神
適肯措之宜耳。必待能立之士。然後可以語權。而權
正未可易言。此學所以貴不息。非至善則不可止也。
權非聖人不能用。葢非聖人無以盡權之用。其神化
則聖而不可知是也。然孔子所謂未可與權者。正指
學人所能者而言。自聖人而下。如大賢則能權矣。不
能權不足以為大賢。謂必聖然後能權。是權終無皆
用矣。

嫂溺援手。以變通言權。此只權之一義耳。求事理之至當。則守正之至。如所謂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者。是亦權也。不言變通。變通至矣。非權而何。

董子曰。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此公羊之意也。可以然者。合道之謂也。不可以然而然。謂之權詐。世俗所謂權宜權變。是茍道也。若不反經。亦無權名。程子言權只是經者。意圓而語不滯也。

唐棣之華章

借其言而反之。非以示删詩之意。此詩所以見删。不可知其何說。

鄉黨篇

聖人一身作止語默。莫非天理。至教昭然。如鄉黨所記必作必趨之類。更無言語。如申申夭夭溫而厲之類。并無事迹。古人所以貴親炙也。然千載之下。苟能默契而神會焉。亦與親炙不異。

鄉黨一篇。事雖瑣碎。而理則渾淪。學者於其瑣碎處逐節看得仔細。則於所謂渾淪者。亦可以左右逢原矣。

鄉黨所記鞠躬戰色足躩如。食不厭精饐餲不食之等。皆聖人踐形之事。學者精求其所以然。而自得之

心。可也。

道無形也而著於事。孔孟不言無形之道。使人自得之而已。故曰志於道。曰朝聞道。皆不離乎事物也。若言其無形者。不解其義。則謂事外別有道矣。不知形而上。即其形而下者是也。鄉黨一篇。所謂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孔子於鄉黨節

鄉黨恂恂如也。漢碑作遜遜。又作逡逡。蓋師傳各異。故多不同。然此三字音義亦皆相近。

似不能言者。謂與父兄宗族。凡尊長者言。則自抑退

耳。非謂處鄉黨中一槩如此也。與卑幼言。定須有別。此類可以意推。

與與如也

韓退之文有褒衣峩冠與與如也。是威儀中適意爲近也。

揖所與立節

論語左右手衣前後襜如者。即周禮司儀。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之謂也。

執圭

周禮疏云。若本君親自朝。所執桓圭等是。若遣臣聘

不得執君之圭璧。無桓信躬與蒲璧之文。直琢之而已。

必有寢衣

論語必有寢衣。即今之被也。非有袖有袂之衣。別儲卧具。齋則用之。

狐貉之厚以居

漢書顏注。狐白之裘。輕柔難得故貴。今人則以背毛爲裘而棄其白。蓋取厚而溫也。按鄉黨狐貉之厚以居。正是取背毛爲之。棄其白者。別作輕柔之服。

食不厭精章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此與兵不厭詐。山不厭高。水不厭深一例。謂愈精則愈善。不厭其精也。愈細則愈佳。不厭其細也。聖人如是。其絶不異人處。正是所以爲聖處。非謂不求精細。但不厭棄之而已。註以是爲善。是解不厭之意。非謂必欲如是。乃是言聖人之不厭。與世之求精於味者。貌同而心異。不得誤認以爲亦猶夫人爾。而非正解不厭二字之義也。

注以是爲善。是不厭二字正解。下云非謂必欲如是也。恐人疑聖人詳於味。有固必之心。故又說此一句。非謂聖人於精細。但不厭之而已。

自食饐而餲以下。一節密似一節。饐餲餒敗。不食者多。但色臭惡則稍輕。失飪不時。疑若可食矣。至于一割之正。嗜味者尤以爲無傷。然聖人則自不食之。以下至不多食。節節皆見此意。

自饐餲餒敗已下。至割不正不得其醬。乃是由不可食。漸次及其最輕者。而聖人無所不謹。如戒律之有粗細也。然聖人則自不食而已。若他人留意食味。過有憎嫌。甚至詰責紛然。則以視夫饕餮而無擇者。其爲心害。豈不更甚乎哉。

王莽時魯匡議徵酒酤。云詩言無酒酤我。而論語曰

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按匡言薄惡不誠。故疑而弗食者。亦可謂得情理之實矣。若使民俗淳朴。市酤潔旨。聖人豈便絕之也。

禮小飯而亟之。注備見問也。當食皆事或須問者。不容不問。問則答之。論語云食不語者。無無故而多語云爾。豈固不語也。

食便不語。寢便不言。食而語。當語而不語者多矣。寢而言。當言而不言者多矣。聖人與衆人。迺別處在此。

其初則一而已。

雖疏食菜羹必祭必齊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皆爲其有功德於民。聖人之心。與天心一般。

席不正不坐

許叔重云。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不飲盜泉。積正也。按積正猶孟子言集義。賢人勉力。聖人無心。其合小爲大一也。

古之坐。如今之跪也。不特周昔爲然。後漢向栩傳。常于竈北坐板牀上。如是積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古如今人垂兩足而坐者。安得此乎。

鄉人飲酒章

鄉人飲酒。歲昔聚會而飲爾。或謂是鄉飲禮者謬。既是鄉飲禮。不隨杖者偕出。而酣縱自如。世間定無此人。何煩筆記乎。

聖人于先王之禮。不論大小。總無一毫輕忽之念。子貢欲去羊。則曰我愛其禮。鄉人儺則朝服而臨之。即此亦可見聖人之心。

儺近於戲。夫子不見其爲戲。非明知其近戲。而以古禮故不敢不敬也。以是求聖人之心。其庶幾乎。

君賜食章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曰先嘗則餘當以頒賜此注特是一義於記事本指未爲得也先嘗者畧知其味甘悅有異乎常所以爲敬不便是飽食一頓也至於頒賜理宜有之然定以先字對頒賜而言則似一嘗已後夫子乃更不復沾唇此事之不然者君本賜夫子食如此反爲虛君之惠故知不然況所賜不定何物容有宜於老疾而其物又不必多者雖不分賜亦有之矣如杜甫詩山餅乳酒下青雲洗盞開嘗對馬軍此正先嘗義也凡諸小夫之見並可爲此注獻疑者焉

觀顔淵攫飯之事。則所祭飲食之物。未祭不得先嘗。故君賜食正席嘗之。恐或祭餘。不以祭也。迄今猶然。劉念椿曰。加朝服。非覆之。葢面在上。背在下。如服之然。

朋友死章

無所歸於我殯。若彼自有至親骨肉。而代爲之殯。則義無以處人。亦猶冉子之請粟。似義而實非義矣。無所歸曰於我殯。不特仁之至。亦見義之盡。葢使其有所歸。其人恩分不得辭。而我乃代任其事。是使彼不得自盡。而我之爲義。乃所以爲非義也。故無所歸

則曰於我殯。與好行其德者異矣。

孔子世家。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莊子財作軒。論語朋友之饋車馬不拜。贈送之禮。以車馬爲盛。軒言亦叶句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章

十哲是世俗之論。門人追記陳蔡諸賢約畧分爲四科。以系姓名耳。固非夫子設教。欲令從游之士。各成一器。不須兼通也。又聖門材品無所不備。將此四科包攝其餘則亦有未盡者。如曾晳之狂。漆雕之見大意子張之威儀。公西之禮樂。未委當屬何科。恐未然

圍中。此類尚多。弟子不能屑屑記錄。諸人亦不以遺漏爲嫌也。

孔門諸子。德行一科四人。幷曾有六人。謂之大賢。其餘謂之賢人。李蕭遠運命論曰。仲尼至聖。顏冉大賢。蕭遠之意謂冉伯牛也。而李善注以冉求當之。是善之失也。然所謂賢者。固亦有等矣。三千之徒。孰非賢者。其七十子特爲翹楚。況由賜游夏冉求之倫。尤翹楚中之英秀。亦何巨不可稱之大賢者乎。善之意疑出於此也。

言語宰我子貢。劉向以爲孔子之言。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章

聖人自云。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與門弟子言。即是講學之事。其實有望助之意可知。況聰明如顏淵。尤非他弟子比。故其辭若有憾焉。此聖人謙德所形。蓋莫非自然而然也。第無所不悅。孔顏相契。雖魚水之樂。有不足以喻之者。其非真憾。不待言可知。

子曰孝哉閔子騫章

孝哉閔子騫。一說謂聖人於弟子。不稱其字。孝哉句即是人言。而夫子述之也。愚謂據本文。則是說誠無得而難矣。然論語由門人筆記。豈盡依聖人脣吻。無

一字之差乎。或者之說。未必不然。亦正未必然也。讀古書。當得其大義。默識而心融之。雖有一隙之明。不足貴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章

禮命服命車不粥於市。而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何也。雖得其車。何所可粥。蓋孔子嘗先王之禮典廢而不用者多矣。孔子不許顏路之請。不獨以顏氏厚葬非宜。即已命車。亦自不當粥之。以褻君寵也。

季路問事鬼神章

誠者物之終始。知生則知死矣。理一故也。

言必有中

賜不幸言而中。使賜多言。此言語所以下德行一科。閔子言必有中。不言後患若何。所以爲有德之言。

子曰由之瑟章

門人不敬子路。是資敬之敬。如曾西言吾先子之所畏也。是此敬字之意。蓋門人師聖人而於其高第弟子。見稱於聖人者。則從而尊敬之。其後進門人事之在師友之間。今見夫子斥子路如此。以子路爲不足學。故一不復尊敬之。非便藐視之玩忽形于外而謂之不敬也。聖人之教無衆寡小大無敢慢。況於同門之

朋乎。
註喻入道之次第。堂室皆以喻道。不當蒙上五門為
說。門則實是門耳。豈從下升高之喻乎。

子貢問師與商也章

然則師愈與子貢已知師過乎道。商不及乎道。皆非
中矣。就此較量。却未免以過者為優。故復有此問。
有謂子貢不知夫子之言。為過乎中不及乎中。而以
師比商為過。商比師為不及也。故有師愈之問。看得
聞一知二之子貢。却似叩槃捫燭之盲人。豈不可笑。
凡章內所無之字。皆章內所有之理。此章中字。盡各

章仁字是也。

季氏富於周公章

冉求聚斂。固是不好。然尚是老實頭做。若說欲藉私門。要他結怨於民。則險詭甚矣。以此回護冉求。卻令他含寃多少。

師也辟

荀子弟佗其冠。神禫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荀卿言固過。然子張習熟威儀中少情實。其徒效之。遂成斯弊。夫子所謂師也辟者。警戒至深。猶不能盡革其故。故曰顏回好學今則亡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章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不能如回之不以貧窶動心。而計校之心生焉。是不受天命也。有謂賜之命本庶[illegible]富。雖不用計用數。貨亦自殖。賜自徒勞者。此正世俗之見。乃徐子平輩所謂命。非聖賢之所謂命也。篇末不知命。義亦同此也。如無志不仁之人。求生害仁。雖獲期頤之壽。可曰天命。此人不死乎。罔之生也幸而免。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善人之未學。非是全不讀書。如象山一字不識之說

但不能如孔子之好古敏求。顏曾之博文約禮精察力行。便無自而入聖人之室耳。

善人所以不學。只緣無必爲聖人之志。

入室尚未是神化地位。顏子之卓立曾子之忠恕便是入室境界。若神化則所[illegible]極所謂聖之者所謂化不可及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章

子路之病。是冉有所無。冉有之病。又是子路所無。所以各人只要醫治得一邊。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

聖人心氣最和平。獨此答季然語。似若憤激然者。正以季氏擅魯。有無君之惡。而二子甘爲之臣。使其家子弟自多如此。故答詞憤激。蓋因其當怒而怒之也。具臣之云。輕之甚。冉有聚斂。不必言矣。子路義勇師百世。而亦僅僅爲具臣耶。然觀季氏伐顓臾。竟不能犯顏諫諍。則具臣品目。原非過貶。至不從弑父與君。二子實優爲之。褒貶抑揚。各如其質。不因喜怒爲低卬。斯其所以爲聖人與。

願爲小相焉

願爲小相。不止是欲效用於世以顯其長。蓋先王禮

樂。皆斯道之英華。必將實試之於宗廟祭祀會同之地。則禮樂益熟嫺於身矣。然則赤所謂願學焉者。又非止苟爲遜辭而已。

風乎舞雩

周禮疏。四月正雩。非直有男巫女巫。按論語春服既成。童子六七人。冠者五六人。兼有此等。故舞師云。教皇舞師而舞旱暵之祀。舞師謂野人能舞者。明知兼有童子冠者可知。

顏淵問仁章

禮是出相反天理。

爲仁由己。註言在我而無難。唯其在我故無難。非以
克復爲易事也。
由人不由己者。雖淺小易竟之業。何得不謂之難。由
己不由人者。雖踞重道遠。何得不謂之易。知此則所
謂先難後獲者。與此義自不相悖。
周禮箋目。箋其要所當也。疏云。要目之事。引論語顏
淵請問其目。鄭云欲知其要。顏子意以禮有三百三
千。卒難周備。故請問其目。
視聽言動。乃人心用事之會。故易流于私欲。私欲一
行。仁德便不貫徹。必隨其感物而動處審察幾微而

克治之。以復於禮。所謂道心爲主。人心退聽。旹當弟子聞夫子之訓。亦應有承當底話。但力量或做不徹。便不足以副其言。便不足記了。顏淵仲弓是真箇做得來的。故特記之。

杜預注春秋莊公圍郕師還云。旹史善公克己復禮全軍而還。按漢已下諸儒。於論語聖人之言。都不能精求其義。但見事有近似。即便許之。故雖魯莊小善。不害爲克己復禮。其視論語之文。直等六經外篇矣。

仲弓問仁章

乾道奮厲風行。坤道日漸月漬。

主敬行恕。邦家無怨。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此天德也推之以行王道。則善人之勝殘去殺。仲弓其優乎。夫子之立立道行。顏淵其庶乎。

出門二句。是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之意。

左傳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按此或左氏即本論語文爲說。未必定出臼季。亦未可知。而仁之則一語特精。

天下歸仁。便有無遠弗屆的意。邦家無怨。便有積漸感通的意。工夫不同。故效驗亦不同。及其成功一也。

司馬牛問仁章

夫子告司馬牛。獨稱仁者言訒。牛之多言而躁可知至問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以此爲多言而躁之驗。則亦有不容不辯者。聖言引而未發。正須再問。然後教之。旣不能片言喻旨。若便止而不問。求益者豈如是乎。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夫子謝以不知。武伯又問。此皆必應爾者。不足褒。亦何得譏爲可已。

就治其標內。亦便有治其本原工夫。心常存故事不苟。這箇便是敬。便是本原工夫也。但只就訒言一節上指點耳。

子張問明章

子張問明。夫子告之以浸潤云云。子張才高意廣。有自賢之心。必謂此等亦自易知。不至爲所蔽惑。所謂明者當不止此。不知自謂能察者。往往爲所蔽惑而不知。夫子洞見其失。故重復而言之。以爲非明之極者。正未能使之不行也。

子貢問政章

夫子言兵食信不可缺一。又緩急輕重都不明言。然子貢已心知信爲尤重矣。其達於爲政之理也。但未能決見其所以然。故一再問之。而夫子告以寧去食。信必不可去。斷之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然後

乃知不因死生存亡。而稍有回徨不決之志。此非聖人不能言之如此直截也。伯夷叔齊相讓而逃。不因有中子故得兩全。及孟子與桃應論舜事。正是一理。可以參觀。所謂天下無難處之事者。正以衆人利害私見。畧無足以牽擾之故也。

孔子言足兵。言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又曰善人教民七年可以即戎。戰固當慎。不言戰可廢也。兵以定亂廢而不用。則亂益甚。生民之禍。殆有甚于鋒鏑死亡者矣。

只是顧不得兵食。不去修那政事。便是去了。這是由

得自家的。

棘子成曰章

文雖在外。亦是關着裏面事。衣冠是外物。然無此何以行禮。則知衣冠亦非外物。如毛附於皮。却不是強附之。文質之不可相無。天生如此。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

崇德則但告以崇之之方。而德在其中。猶答諸門人問仁之旨也。辨惑則但告以惑之情狀。而辨即在此知得此種是惑。便是辨也。

主忠信以立德。徙義以進德。立如守。進如戰。

樊遲問仁章

未有不愛人而能全其心之德者。
錯者捨而不舉也。若謂終不肯變。而投諸四裔。則是不能使枉者直也。且衆枉何得皆迸遠方。聖王之世。雖有四凶之誅。而夫子所言錯枉。則不無此等在內。正謂不勞餘力。但捨置之使自媿且慕而爲直爾。
舉皋舉尹。不是以利誘之。亦不是要去化不仁而後爲此。只是舉其所當舉。不使小人與君子同進。不以小賢加大賢。至明至公。自然變動得人心。若云汝能爲皋尹。吾亦與官做。後來好人一日多一日。勢不能

箇個與他官做。却似聖人以智籠羣愚了。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章

不是借講學以會友。要明道須是講學。要講學非良友不可。而講學者乃所以會友。蓋彼之求我。猶我之求彼也。

講學以會友。所謂講學者。必虛心平意。密慮精思。稽與考聖賢之成法。求事理之當然與所以然。以爲踐行之地。此即所謂學問思辨而仁在其中者也。若只是借講學以會友。而惟務夸多鬬靡。甚至競爲新奇之說。則所以會友之心。已墮於放僻邪侈而不自知。

更何輔仁之可望。以友輔仁。一面講學。一面便輔仁。知行並進。交得其益。

刑罰不中二句

論語刑罰不中。中讀去音。是也。後漢書字作衷。衷亦去音也。其義則曰。衷者不輕不重之謂。蓋與允執其中同義。然允執其中。協躬窮等韻。則似平去皆可讀耳。

樊遲請學稼章

稼圃之請。不過近利之見。如云治生爲急。可以養廉

恥。安淡寂不至紛營亂心爾。非若沮溺丈人之隱以爲高。又非思以其術治天下。若許行並耕之說也。孔子以爲身既爲儒。則所學者先王之大道禮義信皆脩身治人之要。遲之學誠優於此。舍則藏。用則行。可也。謀道不謀食。餒乏之非所懼也。沾沾以稼圃爲請。鄙之甚也。

冉有僕

爲人御者曰僕。僕卑賤之稱。案禮僕授綏。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不降等者。僕與己同爵。若然。大夫爲大夫御。君爲君御。固有之矣。不得云卑賤之甚。若今

僕隸之役也。

庶矣哉

周禮土國用人節。註平地多人。疏謂若衛國之類也。子適衛曰庶矣哉。衛民之多。亦以平地故與。

子曰如有王者章

聖人功化。有所謂立斯立道斯行者。是其神速也。此言必世後仁。又何遲久耶。不知漸仁摩義。淪肌膚浹骨髓。而三十年之間。可以致之。則所謂神速者。固亦在其中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章

定公問但得一言而可用之興邦有諸乎。思之不得其言。以夫子深識治機。必當有以教己。故問之也。夫子承君問。思此一言未易可得。故曰不可若是其幾也。夫惟人所言為君難為臣不易乎。君如知為君之難。即此為君難一言。不幾乎可以之而興邦乎。蓋君繹思之深。信其然也。蓋聖人告本國之君。言詞柔輭意思懇款。有至是者。柔輭不為剛决之辭。懇款不為簡直之語。又不自立說。而引人言明之。畧無矜智自聖之嫌。讀者盍亦於此深體昧焉。

注一言之間。未可必期其效。非謂安坐無為。而求興

邦於一言之間。爲不可幾也。定公雖中主。彼其發問
之意。抑豈若此之癡乎。定公之問。正猶子貢問一言
可以終身行耳。謂有易視興邦之心者。亦曲說也。

葉公語孔子曰章

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
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
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荆王聞之。乃
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
取名焉。按論語葉公述此事畧矣。不韋所記。蓋得其
實也。攘羊證父。若但在民間。則是細人瑣行。不應便

喧動公卿之耳。必楚國有此處分。故見孔子猶盛稱之。

葉公楚之賢臣。豈至以證父爲美。蓋以聖人所貴者直道。子證父攘。可謂直矣。似此直道。亦有不可行者。必疑之。故稱其事。以觀聖意謂何。夫子告之以所謂直者。不出乎天理人情之外。當隱而隱。隱乃直也。彼賊恩無親者。枉曲孰甚焉。此與開示宰我。不須從井然後爲仁者。正同也。

此木軒四書說卷之五

此木軒四書說卷六

金山　焦袁熹廣期　著

論語五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如以言不言餂人之類。皆可恥也。若是穿窬等事。衆人皆知恥之。何必士。今之從政者何如。不說出某人某人來。聖人便痛斥之。不然。居是邦不非其大夫。答語須更蘊藉。子貢此等問亦是機警處。如伯夷叔齊何人也。問得尤妙。鄭注檀弓噫不寤之聲。是歎其不曉寤也。子貢問今

之從政而夫子曰噫者。亦以子貢此問爲非所當及。故發歎以警動之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夫子卽得中行。狂狷亦未嘗棄也。旣無中行。屬望於狂狷尤深。

註謹厚之人。是眞實謹厚者。非指鄕愿也。如高柴一輩人。畢竟靠他不起。

子貢問曰鄕人皆好之章

鄕人非謂鄙俗無識之細人。貴賤賢愚皆在內。須知此等是子貢會問處。莫認是子貢所見眞以皆

好皆惡爲可也此類甚多。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章

聖人之言。徹乎上下。士庶人一家之中。亦有事有說

專主大臣言者偏甚矣。

憲問恥章

弟子有問多矣。獨此稱名。疑此及下章原思所自記。

故下章無原思問曰文。

克伐怨欲章

原憲亦不是有意要藏匿此四者於隱微之中。他只

是做制防工夫。覺此心已自做得主。風恬浪息多少

快活。故遂謂之仁。而不知根株未嘗拔去。將終無以至於仁之地也。可以爲難。謂較之肆行者。則此亦是難能之行。非謂爲仁本不難。而憲自走了難路也。原思之意。亦未敢便道自己能不行。蓋平生趣向功夫。不出乎此。故直云可以爲仁矣。然亦可見原思過於自信。執德不弘之病。故夫子直云仁吾不知。以激而進之。

衆人之克伐怨欲。多從利害上來。學者之克伐怨欲。往往夾雜義理中。尤不可不察。

子曰士而懷居章

此與恥惡衣惡食皆所謂隱微深痼之病人不及知而已自知之者也所謂士者非苟竊附儒林而已其人亦從事道德希慕聖賢而理不足以勝私志不能以帥氣隱隱然留意便安之地不能決然舍去是其志趣與庸俗無異故夫子警之謂之懷者若女子之懷春動於中不形于外也若其人笑言啞啞動作營爲不出乎飲食服舍精粗美惡之閒了不慙恧則已顯然非士矣復何足以煩夫子之提撕哉此所云不足爲士蓋疑於足以爲士者也

安土者隨寓而安懷居是有所係戀心下割舍不得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章

管子曰。賢人處亂世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避罰。靜默以侔免。非爲畏死而不忠也。強言以爲僇。而功澤不加。進傷爲人君嚴之義。退害爲人臣者之生。其爲不利彌甚。故退身不舍端。脩業不息版。以待清明。按論語危行言孫。中庸默足以容。意正如此。管子之言。可謂得聖賢之心者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章

勇者不必有仁。此勇字尚是好底。遇該做底事。他也不畏縮。如白刃可蹈之類。疑於仁。然儘有血氣之猛

做得來也轟轟烈烈未必其果出於仁也。若是十分粗惡底勇。則其無與於仁。又何待言哉。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章

禹平水土。稷教稼穡。有功於生民甚大。他只是盡其職分之所當爲。無一毫自私自利之心。不但不妄覬天位而已。此是何等樣德。南宮以禹稷比孔子。極是親切。蓋孔子以布衣垂教萬世。其勤倍於躬稼。而其功尤有大於禹稷者。然孔子只是不怨不尤。下學而上達。天之心必有所以獨厚之者。此聖賢所深信而不疑。而難以明言也。故不答其問而特稱之曰君子

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莊子論風以衆小不勝爲大勝者。亦可以見天定勝人之理。後世暴桀之徒。肆其毒虐而享有天物。誠若無可誰何。然其子孫得禍之烈。有什伯於羿奡者。則天之所以爲大勝者。固自在也。至其中不齊之故。未易究推。要皆小不勝之類耳。以其小者。疑其大者。奚可哉。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章

夫子所謂君子者。必其心術正大光明。一切垢汙。並得掃除。若子路等是也。然而不仁猶有之。此見仁道

雖全省克之功。不可懈於一息。若只是世俗稱爲君子。或但以廉節高一世。矯厲自好。不爲小人之行而已。則其不仁尚多。合仁者絶少。亦何有矣夫之足言。非謂雖有不仁。不害爲君子。正見此心須臾有間。便是不仁。爲君子者。豈可一息放下。若小人則純是私欲。無緣得他悔悟。故絶之嚴。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章

人固有愛而不知勞。忠而不知誨者。故云然。使知愛而不勞。適所以爲不愛。忠而不誨。適所以爲不忠。正要天下之愛忠爲心者。必出於此。非謂天下之愛者

忠者無不出於此也。果是如此。此則何須聖人說得

子曰貧而無怨難章

處一化齊無富無貧。何難何易。豈不是邈與世絕。聖人之言其卑如地。正不喜將此等語言。率爾教人。蓋卑者未至。而遽語高玄。則成空言而已。又謂聖人俯同世情。差其難易。不知聖人最悉甘辛。設身處地。亦自覺其如此然。若不悉甘辛者。則自是天上人。何能於此塵界而為尊師者也。

冉求之藝

周禮疏引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禮樂既是六藝明

上云藝。非六藝也。是才藝。

今之成人者節

若今之成人并做不來。恐怕不是人了。蓋今之成人人字。便是對禽獸説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章

公明賈亦不是故意要裝點得十分好。他看文子。眞箇是旹言樂笑義取了。自夫子聞之。便見得旹措之宜。極是難到。文子雖賢。安得遂至此地位。故曰其然豈其然乎。公明賈一旹撰得説話好。夫子聽來。便如精一執中一般。此所以爲聖人也。

旹然後言云云。亦非公明賈虛造此言。彼見文子言笑取皆無差忒。便謂已能如此。自夫子聞之。則以為得旹措之宜。苟有一毫未至。即不足當之。故不敢輕信。大抵聖人與常人。其心之精粗相去遠也。

文子非不言笑取。誠如賈言旹然後言云云。想賈亦非故為飾詞。彼見文子之言笑取。不似他人妄誕苟且。不合人心。惟覺非旹不言。非樂不笑。非義不取。洵有若是者。而不知其論理之粗也。自夫子聞之。則謂非旹措之宜。不足當之。亦猶子貢言博施濟衆。而夫子則以為堯舜猶病耳。聖人所見道理。無不如此。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章

後漢書注。孔子曰晉文至不譎。云昔周衰政亂。桓文能統率諸侯。翼戴天子。故取其一切之功也。此言得之。蓋夫子論晉齊二霸。以文爲譎。亦小管仲之器之意。若非節取。即彼哉彼哉。置之不議可矣。復何用指摘爲。觀下二章。並美霸功。而此開其先。意亦顯矣。先言晉文。後舉齊桓者。重在褒齊桓也。係以下二章。其意尤明。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章

夫子言民到於今。猶受管仲之賜者。自管仲佐齊定

霸而晉文繼之。中國有盟主累數百年。皆由仲立得箇規模。齊晉雖各自爲國。其事則猶一家也。文中子書晉宋齊梁陳亡。亦是此意。

管仲不死子糾之難。他胸中便打算一匡全局。除了自家。更無人能如此做。若便死。豈不可惜。或曰。仲何以知桓之必能聽從已以成功業。倘或不從則節義功業兩喪。豈不狼狽乎。曰。管仲所打算底。却是卑近易行之說。他又不要其君正心誠意。只要做富強得了齊國。便自做得。無論桓公。苟非大不道之主。箇箇做得。箇箇肯做。假如子糾爲君。管仲便輔子糾做此

事。所以能做者。全在管仲手裏。只要有箇君他便做出來也。聖人深知其心。故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管仲所做底。是春秋世界第一事。舍此皆不足爲。後來孔明所做的。是漢末世界第一事。舍此俱不足爲。故孔明抱膝時。自比管樂。便自把心事說出來只是昔人不喻其意。

列子。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張堪注云。糾。襄公之次弟。小白。糾之次弟。按糾長於桓諸書多可證。程子之言。所以垂訓爾。

公叔文子之臣

儀禮私人注云。私人家臣。己所自謁除也。疏云。此對公士得君所命者。此乃大夫自謁請於君除其課役以補任爲之。按家臣有二種。一君所命。一自謁除。自謁除者。若漢公府辟名矣。由求之於季氏。皆私人也。公叔文子之臣僎。亦當由公叔自除。乃能薦之公朝故孔子美之。

子路問事君章

注云犯非子路所難。按季氏旅泰山。伐顓臾。子路皆不能救正。則似犯亦有不能者。然觀其食輒之食而

不知去。則恐是以季氏此等之事。爲無害於義而不必諫也。蓋子路之病。只是於義理是非界限不甚分明。而强不知以爲知。故孔子教以勿欺而犯之。勿欺也而犯之。是教子路以勿欺爲本。而又須犯之。非謂欺也而犯之。則當戒也。注言犯非子路所難。然觀季氏伐顓臾。子路亦竟默默。則教之以能犯。固亦不爲贅也。况聖人一言。萬世人臣之道。皆不能易。又不止爲子路一人而設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章

范曄引孔子云。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

者憑譽以顯物。爲己者因心以會道。桓榮之累世見宗。豈其爲己乎。蓋兩漢師儒。徒以青紫爲榮。取譏來世。不獨桓生然矣。

今之學者。志在欺世。不管自己身心性命如何。敎業益勤而行益衰。名愈隆而德愈病。

學原是爲己之事。今之學者。乃是借古人之學以濟其私。非不務明道也。而欲使人知其明道。道之真能明於心與否。不計也。非不務進德也。而欲使人知其成德。德之真能成於身與否。不計也。此所謂小人儒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章

伯玉使人於孔子。非若今之僕隷厮養也。大約是家臣耳。家臣雖卑。亦士君子之流。非不可與之坐者。但蘧孔爲友。此使分卑。不敢當客禮。孔子必與之坐者。以客處之。故曰敬其主以及其使。非尊賤相懸。不在禮貌之數。特地破格。與之爲禮也。與之坐而問焉。記者之意。原只重在問耳。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章

不出位。主一無適也。所謂九思各專其一。

子曰君子道者三章

於此見得至誠無息。若有自足之心。便是有息了。子貢言此特夫子之自道則然也。有謂一聆無能之言。如見聖人心體。不覺直指曰夫子自道者。非也。

子貢方人章

見賢思齊。見不賢內自省。聖人所望於學者如此。而子貢所好。乃在品評人物。校量高下。用心向外。學安得進。故夫子深警之。

子曰不逆詐章

不逆不億固是誠。但謂誠以生明。如中庸自誠明之說則非。只是我無逆億之心。而詐不信之衆。卒亦未

嘗不先覺所以爲賢其所以能先覺處自有居敬窮理工夫非只靠不逆不億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章

夫子雖非專疾微生之固然微生之病正在固言此正所以教之故曰禮恭而言直如謂只是泛說不欲觸犯微生則豈所以爲聖人

子曰驥不稱其力章

均是馬也稱彼爲驥卽驥字便是稱

或曰以德報怨章

以德報德苟可以曲全其恩者必思所以致之只要

無害於天下之公義。是雖私而亦公也。若不念舊恩一味用直。雖獲公方之名。而意思已近於慘礉。豈聖人之所取哉。

以德報德。苟可以用我之情。而無害於義者。未嘗不極其厚。所謂雖私亦公也。可以厚而故薄之。或假之以示無私。是乃私之尤耳。

子曰莫我知也夫章

聖人發歎之意全在子貢身上。

子貢問何爲莫知。非謂人非不知子。何以有此歎。乃是問所以莫知之實。疑別有高妙玄遠不可得而窺

測者存。

君子不謂命也。正是不怨不尤實際。

聖人之心。渾然一理。心即天也。知我其天。猶云我自知我耳。

子服景伯以告

檀弓子服伯子注云。蓋仲孫蔑之玄孫子服景伯。鄭以伯子即景伯。又以賢者稱之。觀其欲誅讒人。又以孫之言來告。心甚不服。是其賢也。

子曰賢者辟世章

救焚拯溺。是聖人本懷。然荷蕢一流。聖人未嘗不心

念其高。滔滔皆是。皇皇何之。亦嘗發居夷浮海之思。而終不忍決也。此聖人所以爲至仁。然謂聖人畧不動避世之念。則又非也。此章及下章。講家多曲爲之說。只要說得聖人不肯隱耳。然於當日之微情幽思。不盡合也。

令人但知聖人決不肯隱耳。然夫子自云。無可無不可。若必不肯隱。得非仍有可不可耶。要之聖賢之心。決無忘世之理。若其身則有昔而避世矣。夫子生春秋。自可不隱。倘生祖龍之世當何如。吾固知聖人之不可以一轍拘。而此義今人或未之思也。

深則厲淺則揭

叔孫穆子賦匏有苦葉。註言志在於必濟。然則荷蕢者引此二句。似謂可已不已。猶涉水者之志在必濟。所以爲硜硜也。

如斯而已乎

如斯而已乎。想是他看得敬字粗。便道自家做得徹。如先之勞之。亦道自家承當得。要做便做。故請益。至於不能持久之病。聖人知之。子路不自知也。

見其與先生並行也

論語與先生並行。謂差肩雁行。非必齊肩而行乃爲

並行也。肩隨者兄事之禮。非童子所宜。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章

軍旅未學。便是辭行語。然捄正之意。自寓其中。使靈公能悟。則猶可以留也。

慍非私慍。爲孔子而慍。天生聖人。不用則亦已矣。何困阨至此。似非理之所有。故以爲問。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章

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測彼。只緣未透本原所以不能貫。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章

子路不是爲己慍。爲孔子而慍。然即此便不能與聖
人之心合一。便不能與天心合一。便是德有不足處。故
曰知德者鮮矣。

子曰無爲而治者章

無爲而治。歎其以盛德當盛遇。爲振古僅事也。紹堯
得人。非重華大知。豈足當之。不然。堯何不以付丹朱。
使之無爲而治乎。
夫何爲哉。言無所爲也。非推求舜之所爲者何事。

子張問行章

參前倚衡。是存誠工夫無間斷。自然常在心目間。不

是向那立處在與處尋覓。

聖人懼子張雖知忠信篤敬之可行。而猶以忠信篤敬爲可襲而取也。一念之誠。不足以勝百念之僞。百念之誠。未免雜之以一念之僞。自家信不及。人便信不及。畢竟有行不得處。必且疑蠻貊可行之言虛而不實。而不知存誠之功。苟未至於立則見其云云。叫不得忠信篤敬。安可望行。故又告之以此。

謂聖人之言簡。賢人之言詳。衆人之言繁。不盡然也。且如子張問行。告之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可行。亦可謂盡矣。又反覆徹誠。謂不爾者。州里且不能行。

則言加詳而意益切矣。又言所以存此忠信篤敬之法。必若立則見其參前。在輿見其倚衡。而後可。此二言者。雖賢人累百數十言。其能至是一否乎。是則詳莫詳於聖人。簡又莫簡於聖人也。餘準此思之。

子張書紳。正見他實體聖訓。不放慢處。若必以默識爲是。書紳爲非。則湯之盤銘。武之衣帶諸銘。皆非聖人事矣。

子曰直哉史魚章

史魚所以如矢者。一念爲君爲國。必達之而無回邪也。後世有盡言招過。其心只從名節上起見者。則已

不直矣。史魚之直。甯俞之愚。聖人所以與之。惟其眞爾。

蘧伯玉仕衛。何以謂之有道。譬如冬日固是嚴寒。亦自有稍覺和煦之日。便可出游。然非春夏之和煦也。

子貢問爲仁章

諸子問仁。俱不是問仁體。俱是問求仁工夫。猶云如何可至於仁。當時必有說話。故夫子各就其切要處告之。若子貢問爲仁。則又不正問爲仁。猶云如何可以爲仁。當時亦必有說話。故夫子但以爲仁之資告之。而爲仁正項工夫。如克復敬恕等。則不之及。蓋非

子貢請問之本意故也。

顔淵問爲邦章

顔淵問爲邦。此語與道千乘之國相似。聖賢不輕出大言如此。

泰誓十有三年春。孔傳云。此周之孟春。按傳得之。昔未改朔。史追書之也。周以建子月爲首春。不特改月而已。

古詩玉衡指孟冬。注以爲漢之孟冬。夏之七月也。此言得之。秦漢改告。皆因於周。豈有夏書冠周月之理。擧此爲兆。餘可例推。聞一知十。不須瑣瑣也。

良法善治。必有從而壞亂之者。所以壞亂之端。必乘人主之心而入。聖賢便把源頭塞斷了。不待其壞亂而制於未然。所以可久。

堯命舜以允執厥中。便說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夫子告顏子以四代禮樂。便說鄭聲淫佞人殆。當極好昔。便知有極不好事。而兢兢豫防。此所以不至於極不好也。日中則昃。月滿必虧。纔覺盈便有衰之理。惟先事致戒。此心常存敬慎。則衰壞之端無自而生矣。至人非徒畏禍敗而然。乃其心自是如此。

鄭聲淫佞人殆。涓涓不絕。將成江河。一星之火。至於

燎原。

嵇叔夜云。鄭聲是音聲之至妙。妙音感人猶美色惑志。耽槃荒酒。易以喪業。自非至人。孰能禦之。按鄭聲謂之至妙。細靡之極。使聽之者。搖蕩心魂。變易骨髓。非至妙不至此也。孔子曰。樂則韶舞。放鄭聲。韶之與鄭。貞淫不同。其爲美妙。非他樂所得並臻。政復同之衛音猶不及鄭。亦如濩武之不及韶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章

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聖人何庸心哉。奉天討而已矣。蔽賢者。逆天之甚者也。

聖人自言誰毀誰譽。或乃謂臧文仲非眞竊位。然則聖人有毀矣。必欲以其字者與字。出文仲之罪。弄得是非都含糊。豈聖人之意哉。

遼蕭合卓疾。蕭朴問之。合卓執其手曰。吾死。君必爲樞密使。愼勿擧勝已者。朴出而鄙之。嗚呼。此孔子所謂竊位者也。臨死更欲以其術傳於他人。小人之可惡至是哉。

子曰不曰如之何章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註云熟思而審處之。不必如再斯可矣之例。初則曰如之何。轉計之又曰如之何

而已。蓋思固以再爲限。至於心口商畧。則多寡之數
恐未有定也。如某在斯某在斯。豈亦定是二人也。或
三或五。未可知耳。但立言之法。如此足以見矣。
此章與季文子章對看。彼是欲其果斷。此是戒其輕
率。既精審。又果斷。處事之道盡矣。
所謂熟思而審處者何也。理也義也。不是把私意去
商量。
董子引此文云。蓋問者聖人去之。蓋剛愎自專。不求
助於人。人固無從助之也。說而不繹。從而不改。亦曰
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是則柔闇不能果決。雖無拒諫

飾非之惡與彼專愎者同爲聖人所去也。孟子言自暴自棄。二人者之謂也。

子曰羣居終日章

夫學安有窮也。而虛之甚者。顧泄泄然自以爲有餘。好與人羣。游談竟日。所談者大抵剝喪仁德。增長浮薄之事也。孔子歎之。曰難矣哉。蓋哀夫以是終其身而不知返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章

講家有各執一說而不思其理者。此章三之字皆指質。或以爲當指事說。辨者因博引先儒之說以駁之。

不知義所以制事。本不相離。言義則事在其中。單言事則未見得有義在。故須貼定義字。或者之辯。不亦徒勞矣乎。

孫以出之。自是道理當如此。纔覺心高氣硬。卽是發於私意。雖所持者正。爲害多矣。若夫遇事有不當孫者。要之不爲已甚。是亦不害其爲孫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章

言恕而不及忠者。所以勿施於人。非實盡已心不能也。

聖賢學問。無不從人已相接處做工夫。既有此身。決

無與人不交關之理。自家而國而天下。何處無人。何處不當行之以恕。

子曰吾之於人也章

聖人之心。欲與天下同善。然好善惡惡。是是非非。乃人之本心。不容蒙混者。謂不得已而有非有惡則可。謂不得已而有是非好惡則不可。

毀一也。有好稱人惡而至於已甚者。有疾惡而發之太過。不免爲毀者。譽一也。有務欲悅人而以小美爲大美者。有愛之太過。而不覺稱揚溢美者。夫子所謂誰毀誰譽。正謂夫疾惡愛善之太過者爾。若夫好稱人

惡。務欲悅人。則非小人之尤者必不出於此矣。猶何俟於自表暴其無乎。然好善惡惡。貴得其公正。纔覺便是私心。便是不直。豈聖人而有此也。
聖人之所試決無差錯。譽猶無譽也。
風俗有盛衰。而所謂秉彝好德者千古不變也。
今此之民。即是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之民。故吾所以不敢毀譽之也。高允所謂恐負翟黑子故也者。與聖人此言極相似。今世說者多失其旨。由不識聖人謙厚氣象爾。
漢書文景贊。引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

也。信哉云云。言古今不易民而治。深得聖人之意。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章

後漢徐防疏云。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按徐防此言。甚爲明了。

有馬借乘。自是有亡相通之常。雖頻不拒。雖敝不嫌。唯其不見爲異。故爲可美。孔子所歎之旹。豈便絶無此事。偶有之。見爲異而難得。則人心之偷薄可知。故有今亡之傷。推此類。蓋莫不然也。

小不忍則亂大謀

婦人之仁。只是私愛。所以亂大謀非謂欲成大事。濟天下。不當以殘一夫之命爲介意也。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豈是小不忍。

子曰衆惡之章

尋常先說好。次說惡。獨此先說衆惡必察者。衆惡之而不察。則君子受誣。尤不可不急加昭雪也。於此識得聖人公平忠厚之本心。不是安排計校而然。

衆惡之。其人果有是惡。我固與衆同惡。然苟有一節之善。亦不得而沒之也。此豈衆人所能。須是無一毫私意。一以義理爲權衡。然後盡察之之道。然後盡公

惡公好之道。

尋常皆言好惡。此獨先衆惡於衆好者。以衆人之私惡而使君子受誣。比於衆好不當。其不可不察尤爲至急。此與如有所譽。其有所試。惡雖前知。不容有毀之意相似。厚之至也。聖人非若他人必疑之而後言是雖未可定其必然。學者要當以是存于胷中。用以滌除殘刻之私可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若使謀道謀食了不相涉。則謀道之君子。不須以謀食疑之。惟夫謀食莫如耕。而餒在其中。竟有沓不得

食也。謀道莫如學。而祿在其中。可以兼得其食也。然而君子之心。則憂道不憂貧也。曷嘗爲祿而學乎。不然。則以道而謀食。所謂脩天爵以要人爵者耳。其不流爲小人之歸者幾希。中二句全爲末句一轉而設。或于首句之下。別生意解。及謂學也祿在其中。故憂道不憂貧者。皆非也。

子曰知及之章

大學八條目與此一例。如云意苟未誠。畢竟是知之不至。道理何嘗不是。然只管追重在前面。把後面看得太輕。亦非正旨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章

甚於水火。即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之意。此章爲民言。故以利害之顯然者言之。民字猶繫詞言百姓、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人無志於爲君子。諒亦不爲。何有於貞。諒者介然自守而不變。以爲君子之道。當如是也。不知擇義不精。執德不弘。而一意堅固。賊道也必矣。豈所以爲君子。故別白言之。曰君子貞而不諒。貞諒由聖人分別得名。若彼身爲諒者。蓋不知其是諒而非貞也

曰不擇是非。則諒者之所守。蓋亦近是而疑於義者若全非而無是。則人知非君子矣。又豈足置辨也。

子曰有教無類

橫渠云。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爲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爲謀。按此二節。與自行束脩以上及不憤不啓兩節相類。編書者之意。取其文意相足。張子合而論之。得其旨矣。有大道爲公之志。有誨人不倦之誠。有因材造就之方。何類之有。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君子欲變化小人。吾儒欲開導異端。使其舍所學而從己。有不可強者。道不同不相爲謀故也。若彼自悔悟背向我謀。則何不可之有。

子曰辭達而已矣

孔子所謂辭者。謂夫有用而不可廢者也。如春秋列國使命往來。一言之閒。即關國家安危生民休戚。豈空言而已乎。辭不足以達意。敗事之端乃在乎此。故聖人特立此言。若夫諸子淫詖之辭。得罪聖王。定在誅絕之科。其餘勦襲氾濫。爲之不如其已者。亦非聖人所屑教也。

孔子所謂辭者。正謂辭命之屬。其用有不可廢者耳。若夫著一書。名一家。如諸子之流。孔子未嘗教人爲之。當旹爲者亦少。自非史氏。蓋未嘗有所謂書也。達便是有用之辭。不達便是無用之辭。或曰。蘇張說利害儘明快。其亦有用乎。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聖人豈爲蘇張一輩人說法哉。彼所謂利口之覆邦家者。其意已全然不是。何達之足云。

此木軒四書說卷之六

此木軒四書說卷七

金山　焦袁熹廣期　著

論語六

師冕見章

論語一書。皆是日用言動自然之理。當然之則。無一毫太過。亦無一毫不及。至平至實。至精至密。上蔡將此章書。說完一部論語。極見大意。

與師言。純是一段生意。充之則天地位而萬物育。不外是矣。

言階言席言某某。若以為周旋世故宜然。即人欲之

私也。若以為禮如此不得不然。則是循道之迹而遺其意。非所以學聖人也。聖人節節從惻怛中自然流出。無不曲當。即所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有謂春秋之作。夫子自託於庶人之議者。非也。夫子嘗為大夫。原不是庶人。

政逮於大夫四世矣

孔子言政逮大夫四世矣。自季武子始專政。歷悼平桓而四。其實悼子之卒。在武子之前。欲見季氏相傳世數。不得去悼言三也。且桓子見執于家臣而政奉

失也。故但言微矣。
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杜註文子武子平子。是政逮
大夫。不始武子也。不數悼子者。平子以孫繼祖。悼早
卒。未嘗執政故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章

對君之詞。則稱孔子。才難上有武王之言。君臣之際。
記者謹之。此類固然矣。乃若三友三樂三戒等章。皆
係以孔子。此又何耶。愚意必是門人之門人所記。朱
子謂下半部論語不如上半部。當亦是所聞各有淺
深。而詞體亦前後不相似。雖不盡然。然吾說亦當存

之。

班氏謂杜鄴杜欽谷永。近孔子所稱友多聞者。譏其不足於直諒。雖多聞未足爲益也。故三益之友。直諒必在多聞之先。

孔子曰益者三樂章

學問功夫。若只是生做。覺得太苦切。如何有益。節禮樂。道人善。多賢友。人情易於畏阻。果其真心愛好。則往情自與之浹洽。優游和豫。其益無方。有不知其所以然者。

論語云樂道人之善。思以爲善一也。其人與事。隱約

不顯暴於世。而實足以厚風俗感人心者。尤不能不亟表揚之。又其人無他美行。而一節可稱。即忘其諸餘而樂道之。士君子之用心。固當如是也。

天資高明的損得慢。天資柔暗的損得快。損得快的。固是可憫。損得慢者。豈不可惜。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章

聖人有說得極粗淺者。如此章是也。然無一句一字不切於身心。依此數言。老實做去。工夫儘多。非真粗淺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章

君子畏大人。如中庸所稱王天下者。德位兼隆。固所當畏。然孔子之意。不專指此。若必待此等大人。然後畏之。則君子終身。但有天命聖言二畏。而畏大人空有其心。竟無其事矣。小人雖欲狎之。亦無是人。無是事矣。以孔子言之。如魯之定哀。豈非庸君弱主。然事之盡禮。告之盡誠。是亦畏大人之事也。推之出事公卿。禮有等差。敬畏之心未嘗忘也。

見得聖人之言。句句爲我而設。實實體之身心。皆吾所當法當戒。凜然如聖人之耳提而面命。如何不畏若將聖言看作閒言語。如塵飯塗羹相似。便是侮

照下節側重天命補出知字固是然此猶講章之見也須知道理本如此正使孔子不說出下節來亦當重天命亦當補知字朱子註非專爲下節而作此語也試看好仁章見善章都補出知字豈亦白文所有耶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章

孔疏引論語天生知之者上也是欲明聖人稟性自天之義故易其文古人引言多如此要之於本義無違失而已不拘文字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章

纔有疑便要去問人。不是旣疑了。呆呆思量箇問。却多了一箇思。擔閣了問也。九句皆當如此理會。總之實做工夫的人。自無此等支離膠滯之病。

不是見得了。又從別處想那義。只就見得皆的然識得此是當取的。不當取的。便是思義。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章

好善惡不善。不是意氣上事。

周子云志尹學顏。學顏正是求志切實工夫。

齊景公有馬千駟章

景公顯名之主。有興發等事。當時豈無稱道之者。只

緣得國非義。一生只是箇庸主面目。民心不服。小小感恩頌德。算不得稱。聖賢便直斷之曰無德而稱。莽以爲民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此直道之存也。如王巨君居攝之年。稱頌功德者。前後數十萬人。雖謂無一人稱之可也。豈以數十萬人而遂謂之公論哉。

陳亢問於伯魚曰章

道者天下之公理。德者人心之同得。既是道德。決無私厚其子者。其他術數之學則有私。若以道德私其一人。必所謂道者非道。德者非德使孔門無顏曾諸人。而伯魚獨得之。亦非所以爲私

猶所謂天與子則與子也。

詩禮二者。古人於少昔已學了。但只是誦習。未有得。算不得學。故伯魚以未也對。退而學詩學禮。功夫比前又不同。非至是始學也。

孔子問伯魚學詩乎學禮乎。朱子以爲易子而教。那人亦然。不然。安有不知學否而須問者。蓋古者家有塾。黨有庠。伯魚雖爲孔子子。其授業之師。必又自有人。故孔子問之。伯魚於詩禮非是不曾誦習但自知功力淺。不敢謂有得。故以未學對。所以爲受教之地。

子曰性相近也章

性與天道。夫子罕言之。所謂性相近者。就人所[illegible]

之性而言。如曰十室有忠信。是謂性之美者。本易得

亦非上知之謂也。若柴愚參魯。古民有三疾之屬。皆

在美不美之間。亦不曾言性惡也。其他言惡事。若不

直不愿不信悾悾等。則皆習使然。不屬於性也。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章

昏庸之甚。果於爲惡。必不肯向善。所以爲下愚不移

若其人有進善之志。無不可轉惡而入於善者。即非

下愚也。人何甘以下愚自待乎。此夫子意也。

果是上知。未有不好學者。未有不兢兢業業者。堯舜

之疇咨清問夫子之好古敏求終身無自滿足之心緣他透頂明徹所以如此若只是保守得這箇如黃叔度一流人猶未足當此也

韓退之原性三品之說本於荀悅申鑒而世罕知之然三品者亦依做孔子言上智下愚不移而為是說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章

觀左氏所記不狃在吳告叔孫輒吳王語及率師故道險事則其心之所存與陽虎大異亦可見矣名[illegible]欲往不亦宜乎若謂聖人志存東周偶有感觸不[illegible]

何乃使慨然褰裳者。殆失之矣。

公山不狃身在吴師。乃心宗國。盡其忠謀。可謂有君子之心矣。其據費邑召夫子。定與陽貨不同。夫子曰。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實爲公山而發此言。非泛然表其生平志畧而已。

齊一變可至魯。魯一變可至道。此賢人所知。亦今之學者所共信也。至因公山以興東周之治。則自子貢以下。如子路輩。蓋有不能知不能信者矣。而况於今之學者乎。故曰聖不可知之謂神。性命事功一也。唯不能知不能信。故謂夫子此言特明平生之志。不

干公山。然則欲應召者又爲何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

隨峕隨地隨人隨事。皆以五者之心行之。

請問之上無曰字。是應聲而問。古書中問答無曰字者。大約是急詞。

眞能恭則必不侮。未到不侮。只是恭有未至。教他專求諸己。不是以效歆之。

周禮注任信於友道者。䟽謂朋友有道德則任信之。故論語云信則人任焉是也。

佛肸召章

細思公山佛肸之名子欲往。正所謂君子可逝者其心存至仁。何以至是。其卒不往者。知其不足與有爲也。此則不待聖人能之。

子見南子而子路不悅。佛肸不狃召。子欲往進言沮之者皆子路也。此最見其忠於聖人處。其他弟子若回賜。心知夫子無可不可。固無待於言。下此若由求輩。或不能測夫子之意。而已亦未見有所不安。則亦無所置辭。若懷情不盡。冉求亦不爲也。

白沙在泥。與之皆黑。泥與論語涅而不緇之涅。字音義同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門弟子雖後進末學。豈有不肄業三百者。而夫子云然。正以詩自可興。其讀之而不能興。或稍有感發無淳然惡可已之勢。則是學之之心未誠。而功力不加也。故夫子教之。餘放此。

多識名物。只是緒餘。若說做格物窮理工夫。則非緒餘矣。要之格物窮理工夫。有緩有急。有淺有深。此要指淺者緩者而言。謂之格物窮理亦可。

子謂伯魚章

孔子教伯魚以周南召南。重在修身以齊

難齊。莫甚婦人。正墻面而立者。即所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是也。疑伯魚方授室而聖人誨之。郭說。聖人之意。是教伯魚以脩身齊家之道。正墻面而立。猶大學所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也。齊家亦非泛泛說。重在閨門之內。肅雝之化。所謂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燕私之意不形於動靜。則其要也。

子曰禮云禮云章

兩云乎哉。不是要人求之深遠。正要人求之性情切近之地。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章

鄉原德之賊也。他自壞其德。不待言了。却更害那德。若道聽塗說。則只是自棄其德。

鄉原之忠信廉潔。亦不是口頭說。亦須有實事。只是代待不誠。做得不合道理。若全無實事。則人人知之。不足以賊德矣。觀馮道傳可見。

古之狂也肆

嵇叔夜云。三年喪不內御。禮之禁也。莫有犯者。觀此言。孰謂魏晉之世。蕩閑佚檢。有甚後代乎。嵇阮之徒。蓋猶孔子所謂古之狂者與。

惡紫之奪朱也

王制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疏引論語惡紫奪朱若紅綠及碧等皆有亂正色之義也

子曰予欲無言章

以孔子視前聖已覺言說之多故曰予欲無言又曰默而識之實理惟心得者爲有益也是不待言非不可言亦非不能言理無不可言者聖人亦無不能言者但此理必須言而顯則此發見昭著者又是何物得無習而不察耶予欲無言是要人不徒求之言非以爲有言反成障礙不若默默相對不立語言文字目擊而道已存也

子欲無言。正為子貢一輩人。可以語上者而發。夫子罕言仁。性與天道。諸弟子多不得聞。是其以無言為教也。非是一切答問之教。如所謂叩兩端而竭者皆禁絕之。但寂嘿相對而已。不然。將謂虛抱此欲。終不免曉曉耶。

或謂道以多言而晦。故欲無言。不知聖人之言。越多越好。自與後儒不同。只是求聖人之妙道精義。專靠言語。卻不濟事耳。

若在聞性道後。亦不用如此指點矣。故註語云云。或謂子貢已會無言本旨者。非。天何言節。亦不是正言

天道如性相近也。亦不是正言性。四旹行句。包得川上一章之義。百物生句。包得鳶魚一節之義。又須知逝者如斯。亦是無物不有。鳶飛魚躍。亦是無旹不然。

孺悲欲見孔子章

辭以疾。是古人之通詞。不得謂之不誠。有等人不欲見他。不成直拒之云。我不肯見你。以疾為辭。其人自當會意。然又有眞箇疾者。孔子於孺悲。正欲使知其非疾。故取瑟而歌。正見聖人之誠處。

鑽燧改火

四時變火以救昔疾。是火之性以木而變也。以一火傳無窮。其性不爲改。譬人由高祖至於雲仍。受氣同。雖百世猶父子也。

食旨不甘

食旨不甘。不能食旨也。非嘗試食之而覺其不甘之謂。

子曰飽食終日章

吳棫曰。蓋爲庸常不學之人。以小道諭之耳。按中人以下難與微言。聖人呼彼愚昧。使之覺悟。引喻卑小意乃愈切。吳說得立言之旨矣。

舉博奕以甚之。猶大學言寧有盜臣。
家語。孔子對哀公。君子不博。為其兼行惡道也。是
不有博奕者。蓋舉其至鄙賤者言之。非特以其藝卑
小而已。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章

子貢問君子亦有惡乎。子貢意中。有箇所惡甚審。知
君子之心。必然惡此等人。不敢便向聖人面前說。故
以君子有惡為問。夫子告之以君子所惡有此四種
知子貢問意。是欲以己之所惡相質正。故問以發之
與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同一氣象。子貢承問。乃言

已所惡又有此二種。是謂此三種者當亦是君子所惡。所以發師言未盡之旨。不是見夫子說一種話自已又說一種話。直似比強絜大一般。蓋學者之用心必求有當於聖人而後已從無背却聖人。自立一種說話者。故此章書相足而成。乃其義則統於尊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章

尋常人家此等情事多有。學者脩身齊家。於此最爲切務。何必指定官宮妾耶。當與易事難說章一例看。

近之必有狎暱之意。所以致不孫。遠之必是已甚之

爲。所以致怨。難處不干女子小人之故。仍是自己正
脩工夫做不到

微子去之章

越絕書。微子去者。痛殷道也。比干死者。忠於紂也。箕
子亡者。正其紀也。皆忠信之至。相爲表裏。按微子去
殷。孔子并稱仁。此言痛殷道者。得其旨矣。曰忠信之
至者。即至誠惻怛之謂也。

柳下惠爲士師章

集註胡氏謂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辭而亡之。案本篇
柳下惠降志辱身。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三黜

不去。不謂之降辱乎。不肯枉道。寧老父母之國。所謂中倫中慮者也。孔子斷之之辭。何以加於此乎。或者孔子述此。不置一辭。微示己志。門人因而筆之。容有之乎。

齊人歸女樂章

鄒陽云。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顏師古曰。桓子故使定公受女樂。欲令去孔子也。按魯未嘗逐孔子。然孔子之去。實以女樂故。而季孫之受。心已不樂孔子。欲令去之。是無異於逐也。言此者。欲甚魯之惡。若孔子見幾而作。豈待見逐。然後乃去也。

楚狂接輿章

接輿一歌。極是愛惜聖人。一片熱腸可念。

長沮桀溺耦而耕章

孔穎達云。論語長沮桀溺耦而耕。即云櫌而不輟。櫌覆種也。是古者未解牛耕。按冉耕字伯牛。是必已有牛耕。故名字相配。但未詳牛耕起何旹。按周禮地官里宰疏云。周旹未有牛耦耕。至漢旹搜粟都尉趙過。始教民牛耦。今鄭云合牛耦可知者。或周末兼有牛耕。至趙過乃絶人耦。専用牛耦。又山海經云。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徐玄扈以爲在春秋旹。錄以備考。

豈若從避世之士哉。各自隱去便是從。非欲其舍夫子而從己耦耕於此地也。

淮南子。鳥獸之不可同羣者。其類異也。虎鹿之不同遊者。力不敵也。論語之言。謂人不可與鳥獸為羣。淮南則以鳥獸各自為羣。是又一意也。

子路從而後章

子路率爾而問。是為無禮於人。所以被丈人呵責。所謂言悖而出。亦悖而入也。勤分協句。當是鄉俗常言。故丈人誦之以譏子路。孰為夫子。正是答其無禮之問。不言見不見也。子路自知已失。拱立以謝。不敢固問。於是丈人亦改其倨傲而止之宿。所謂敬人人亦敬之也。此皆今世情理之常。讀者不察。謂此老人一

見子路。便知是汲汲仕進之徒。便有招隱之意者。失其旨矣。

君臣是天做的。果於避世而不肯仕。是無君臣之義也。莊周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有不奈何意。便不是。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此特爲荷蓧丈人言之。蓋丈人以爲無可爲。道不得行。遂以避世爲高。故告之以君臣之義不可廢。非謂君子之仕。無志於行道。徒欲存君臣之義而已。天下有道吾不與易也。豈非以行道爲己事乎。

後漢書注引欲潔其身而亂大倫。作孔子之言。

逸民章

夷逸朱張不見經傳。是後儒據所見而言。當夫子峕。二人行迹。未必都無紀述。朱張雖不置一詞。旣列之逸民。即見梗概。自非稔聞。將無孟浪。知不然矣。膚末小生。以朱張僅存氏名。於諸人中爲銷聲匿影之尤。可謂弗思之甚。

論斷逸民。偶遺朱張。亦不是獨優。亦不是獨劣。旣系之以逸民。而列於諸子之中。大畧亦可想見。有謂張眞逸人。雖聖人不得而名之者。何其言之傲聖耶。

論語稱伯夷叔齊求仁得仁。對衛輒言。餓於首陽。對

齊景言。俱指遜國一事。獨不降辱二語。似指叩馬諫伐。恥食周粟而言。而夫子稱歎之如此。微意可見矣。蓋綱常萬古不易。夷齊於此有大功。非其他清操介節比也。聖人安得不極口稱歎。

謂柳下惠少連。謂虞仲夷逸。此是史公合傳之法。逸民之有可有不可。各行其是。原非有害於義。但夫子之無可無不可。於義更精更熟。覺得夷惠之徒未免執而不化耳。

大師摯適齊章

大師諸人去後。必是另有一班伶工充其職。然究竟

皆云魯於是始無侑食之官矣。魯復有鼗工乎云云。此正是文章妙處。不得執此說以譏之。孟諸人既去。雖有而謂之無可也。所以重諸人也。

故舊無大故二句

無大故不棄。原未嘗過縱。過縱便非忠厚。

周有八士章

周有八士。從太和元氣。薰蒸醞釀得來。如所謂麟趾爲關雎之應。非止一家之祥。故曰周有。論語仲突仲忽之突。吐活反。方言凡卒相見謂之突。取義與忽近也。

子張篇

子夏之言迫切。子張之言恢張。子游之言通達。子貢之言警敏。曾子之言敦篤。門人集而録之。以爲聖人之遺意存焉。而諸子之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亦可見矣。

曾子之言曰。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有子之言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意思何等謹重。子張則曰其可已矣。子夏曰吾必謂之學矣。小德出入可也。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抑揚之間。畧有剽輕之失。此非曾有之善爲説辭。蓋詞氣之間。可以驗心學之疎密也。

論語所記諸弟子之言。皆學於聖人而有得。其意皆本於聖人。故書傳引弟子語。直謂是孔子之言。非悞也。但諸弟子所得有淺深。而語意抑揚。不能無小得失。要其源流皆自於聖人。非自爲說也。

子夏之門人章

蔡邕正交論云。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寛。故告之以拒人師也褊。故訓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汎愛衆而親仁。按邕謂二子各有聞乎夫子。是也。謂商寛師褊。各從其行而矯之。若進退繇求

之例。未見其然。

子夏曰雖小道章

農圃醫卜。農如齊民要術之類。醫如素問靈樞之[illegible]

蔡邕云。孔子以爲致遠恐泥。注以爲當別有所見。蓋

不然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章

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所守以理言。若只閉目靜坐亦能收攝此心。然不得爲仁者。空寂之心非仁也。既博學又篤志。既切問又近思。如此做致知工夫。此心俱打併在義理上。所以仁在其中。

求仁不比干祿。是不好念頭。然謂學問志思。爲求而做此工夫。則無是事。故亦是不求而[illegible]仁在其中。從此正好做踐履力行工夫。[illegible]此心時管不失。便不須力行也。纔有息便間斷矣。後漢書注博學而篤志云。志記也。人能博涉學而識之。以志爲記與多學而識相合。加之篤問。則[illegible]默而識之者殆近之矣。似此說經亦有可取者。爲漢章帝詔引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皆以爲孔子之言。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章

勞民本以爲民。諫君本以愛君。而未信則有謂之厲
謂之謗者。勞之未必有利於民。諫之未必有裨於君。
此可惜也。若勞民以濟其私。諫主以市其直。則是眞
厲眞謗。更不須向他說信矣。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章

大德不踰閑二言。韓嬰以爲孔子語也。然則論語所
記門弟子語。蓋多本於其師乎。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薛宣傳。君子之道焉可憮也。顏注謂行業不同。所守
各異。惟聖人爲能體備之。按此注已得大意。而後來

泥聖人二字。又或失其語脈。何耶。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章

列子言師之莊賢於丘也。莊者習為儼若之容。近信則猶未能。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章

臣皆翼戴公家之臣。政皆匡扶公室之政。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章

范蔚宗引論語上失其道云云。云云夫不喜於得情則恕心用。恕心用則可寄枉直矣。按范此言最為得之。

曾子言哀矜勿喜。非直存此惻隱而無利濟之實也。

枉直之寄必盡其心。彼明斷自喜者。固知所傷必多
小宰以叙聽其情。註情爭訟之辭。論語如得其情正
謂此獄訟之情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章

歐陽原功仰更齋記曰。日月之明。未嘗息者也。故人
仰之於既更之後。不改於未食之前。譬諸君子。能存
其心於衆人之正。疑有誤 其或違而去之。亦暫焉已耳
若夫本體之明。則固未嘗息也。愚因其說而推之明
德者人心之所同具。如日月之有明也。惟私意繳繞
日以滋月以長。本體蔽翳。不可復開矣。有陽明用事

之君子道心爲主。而人心退聽焉。雖其幾微之間出入之際。暫若晦蝕。而天理流行。終不令其斷而不續。所謂日月之明。其體固自若也。以視小人之徇私滅理者。不亦天淵矣哉。子貢仰更之嘆。意蓋如此。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儒林傳敘孔子究觀古今篇籍乃稱曰大哉堯之爲君云云。孔子雖天縱聰哲。心知古聖帝明王[illegible]亦必据篇籍而論定之。五帝已前。史[illegible]不論也。是知道統之顯晦。存乎篇籍[illegible]謂之文。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若但以此[illegible]

理而言。如日炳然。何墜地之有乎。

譬之宮墻

禮記君爲廬宮之。注謂圍障之。疏謂廬外以帷障之如宮墻。爾雅大山宮小山。按宮是圍繞之名。論語譬之宮墻。正謂墻爾。今人解作內宮外墻。義亦兩通。或如疏言宮墻爲得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章

丘陵由積土而成。高卑亦不等。皆不離乎地。是學力可至之喩。日月體麗乎天。是不可以人力至之之喩。

陳子禽謂子貢曰章

觀左傳所記。則子貢之才識敏達。可以應變而效用於國家者。已見梗概矣。武叔之賢之者以此也。子禽門人之不知道者。故亦爲此說。豈賢於子者。非是薄仲尼。謂不能過之也。子貢推尊夫子。有日月之喻。子禽心疑非實。故曰子爲恭也。

得邦家即是王天下。夫子人臣。直言天子事。則疑於僭越。故小言之。顏淵問爲邦。亦是此例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千萬世鼎革之故。盡於此。天之立君。以爲民也。自古未有民窮而國不亂亡者。而所

以因窮之故則由於人主之一心。此大學平天下章所以反覆叮嚀垂為炯鑑也。

何謂惠而不費

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自應接聲請問。不應從容俟之而待夫子之自言也。何謂惠而不費自應先問一條不應自圖簡便。而彊夫子之費詞也

子張曰何謂四惡節

家語。孔子告冉有云。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此即論語四惡之三而小異耳

子曰不知命節

不知命知字。與知斯二者弗去之知正同。蓋真能不惑於利害。斯乃為知命也。或言窮究天下之理。然後命可知者。竊恐愈窮究。愈不得為知也。蓋此知命。乃大學誠意之屬。非格致之屬也。又見利必趨。趨利果得利。見害必避。避害果免害。然其違逆天命也甚矣。何以為君子乎。非謂趨利得利。避害免害。亦是其人命之當然。要之不當趨而趨。不當避而避。雖得利。雖無害。要非天命之正也。其苟趨利。苟避害。而竟無毫髮之益者。其不知命與前人同。而所遇有異。非此之為命而彼之亦為命也。

呂氏春秋云。晏子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曰。安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晏子可謂知命矣。命也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舉錯者。不得與焉。故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國士知其若此。故以義爲之決而安處之。按呂所云以義爲之決而安處之。此正所謂知命可以爲君子者也。若但知死生一定。雖趨避百方。莫能更之。以是爲知命者。非聖人之意也。

郭璞欲爲顏含著。顏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

龜。有日者謁黃直卿。云善算星數。知人禍福。直卿云。吾亦有箇大算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亦悖而入。貨悖而入。亦悖而出。此數亘古今不差。豈不優於子之算數乎。此二君論。可謂知命者也。貧富貴賤吉凶禍福。誰不知道有命。只是信不及。信不及。便是不知命。

此木軒四書說卷之七